

哪些新场景值得期待？ 徐悲鸿特展今起在四川报博馆展出

2月10日，“天马行川——

马年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派纪念大展”在四川报业博物馆正式对外展出。本次展览汇集了极具“尽精微”特性的徐悲鸿艺术珍品，其中多件作品系首次集中赴蜀展出。

马年徐悲鸿特展为何来到成都？为何花落四川报业博物馆？哪些新场景、新技术和配套活动值得期待？

徐悲鸿特展来川 为何与四川报博馆一拍即合？

被问到为何选择与四川报业博物馆合作时，徐悲鸿美术馆馆长杨净给出的答案是徐悲鸿与四川的渊源——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随着高校和教育机构内迁，徐悲鸿曾多次入川开展创作与教学，家喻户晓的《群奔》便是他在巴蜀期间的创作。

“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。”杨净介绍，在很多人印象中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徐悲鸿是一位扎根在北京的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，“但他整个艺术创作的积淀和系统形成，我觉得还是在川渝两地。”徐悲鸿早年颠沛流离，其在川渝的岁月则相对稳定，杨净认为，在此期间徐悲鸿的艺术创作得到大量实践和积淀，并夯实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。

时隔90年，一批徐悲鸿在蜀地的创作将带着历史记忆重回四川与公众见面。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便是首次对徐悲鸿及其开创的“徐悲鸿学派”在四川留下的艺术足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展示。

展览第三板块“锦城中西 艺道薪传”汇集20余件徐悲鸿在蜀地创作的珍品画作和书法。书法作品《生不知死 乐以忘忧》是徐悲鸿1935年首次入川时所作，寓意川人的乐观天性。《张采芹像》笔墨简练而神形兼备，体现其对四川本土文人的关注。

展览第四板块“学派绵延 薪火蜀道”则聚焦“徐悲鸿学派”在四川的生成和延展，从徐悲鸿学生宗其香、齐振杞、李斛、戴泽等人的画作，可以看出徐悲鸿及其现实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
一批老报纸也将与徐悲鸿的书法、画作一同展出，呈现一个立体、多面的徐悲鸿。杨净介绍，其中包括1984年刊登在北京日报上的由徐悲鸿妻子廖静文撰写的《难忘的怀念》等，这些报纸过去还没有集中在展览中呈现过。

杨净表示，在一个电子阅读盛行的年代，与四川报业博物馆的合作，也许能生发出一种更好的艺术传播方式。



《饮马》



《奔马》

观展+看画+读报 哪些新场景值得期待？

四川报业博物馆坐落在成都锦江区，位于布后街和梓潼桥正街的交会处，由一座老建筑“焕新”而来。这里也是成都历史悠久的文化街区，喝茶、逛展构成一幅安逸、热闹的日常图景。未来数月，徐悲鸿特展将在此与观众见面。

“我们报业博物馆的面积没有其他美术馆那么大，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文脉的老建筑，它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。”四川川报上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四川报业博物馆副馆长熊丽介绍。

她表示，本次徐悲鸿特展的策展思路是“文博+科技”，这意味着这次展览不是纯静态的展览，“我们通过封面科技的技术手段可以让观众打破物理空间，有更多丰富的体验。”

据悉，馆外标志性的红墙立面将被打造为动态光影幕墙，夜间，观众可欣赏到以徐悲鸿“马”为原型创作的光影动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为配合展览，四川报业博物馆的广场上还专门打造了布后街报刊亭，在开展当天，报刊亭也将开始运行，这里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著名刊物和杂志，“打造一个观展、看画、读报的大阅读场景。”

“我们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展览。”熊丽表示，未来每个月还会有不同的配套活动来丰富展览，让观众耳目一新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奕丹 徐语杨 摄影报道



徐悲鸿《自画像》，素描，1922年。主办方供图

90年后天马再入川 一起来看徐悲鸿 藏在画卷里的巴蜀情

“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”，这句刻进徐悲鸿生命里的箴言，恰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他为自己改名“悲鸿”，藏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劲；为寓所题“危巢”，载着乱世中坚守的赤诚。一支毛笔，兼容西画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；一匹骏马，泼洒出民族的风骨与时代的铿锵。

自1935年首次入川游历，徐悲鸿便把巴蜀情藏进了画卷。时光流转90年，当熟悉的巴蜀风韵再次拂过画卷，那些藏在笔墨间的情缘，终将再度绽放。

神骏踏春又归来

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，徐悲鸿所作国画彩墨浑成，尤以奔马享名于世。马，不仅是徐悲鸿画作中的典范，更已镌刻在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。

徐悲鸿与巴蜀的情缘极其深厚。如今漫步成都武侯祠，过厅门廊上那块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的匾额，依旧静静矗立，笔力遒劲，气韵悠长，那正是徐悲鸿挥毫写下的杜甫诗句，字里行间，既有对诸葛亮的敬仰，也藏着他对巴蜀文脉的偏爱。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，徐悲鸿留驻巴蜀数年，亲眼见证了巴蜀人民的坚韧与善良，见证了乱世之中的人间温情，这份触动化作了她笔下一幅幅有温度、有力量的作品。那些描绘巴山蜀水、寻常百姓的画作，如今都成了巴蜀大地珍贵的文化瑰宝。

徐悲鸿笔下的马最出名，而尺幅最大的一张是《六骏图》，是他于1942年从云南回到四川后所作。构图疏密有致，墨色浓淡相宜，线条灵动洒脱，既有扎实的西画写实功底，又有东方笔墨的写意神韵，每一匹马都栩栩如生，仿佛下一秒便会踏墨而出，驰骋天地。如今，这幅承载着岁月厚重的画作，被珍藏于四川博物院。

同样诞生于抗战时期的，还有那幅藏于新都宝光寺的《立马图》。画中的骏马昂首挺立，身姿挺拔，眼神坚定，没有丝毫的怯懦与退缩，藏着一股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韧劲，那是徐悲鸿的风骨，也是乱世之中国人的脊梁。

画中景，蜀中情

徐悲鸿曾经三次来到四

川，他的早期画作虽多以奔马、老鹰、狮子或历史人物为主题，但在四川的这几年，那些烟火缭绕的寻常街巷，都成了他笔下的主角，也让他的创作多了一份人间烟火气。

1935年，徐悲鸿第一次来到四川，峨眉山的雄奇险峻，青城山的幽静清雅，都让他流连忘返。《峨眉古寺》便是徐悲鸿离开峨眉山后的回忆之作。这幅画以水墨速写的方式，将峨眉山的景致定格于画卷之上：树干寥寥数笔勾勒，却尽显苍劲挺拔；叶片不拘形态，随意点染，却充满生机；石面与背景用淡墨轻轻涂抹，朦胧间尽显山间云雾缭绕的意境。每一处细节，都饱含着徐悲鸿对峨眉山的喜爱与眷恋。

1937年11月到1938年7月，时值南京沦陷，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南迁到重庆。这个阶段，他创作了诸如《竹鸡图》《巴人汲水》《巴之贫妇》等优秀作品。这些作品没有华丽的笔墨，却藏着徐悲鸿对广大人民最深切的悲悯与关怀。

徐悲鸿第三次入川则是1942年6月至1946年5月，他返回重庆，在盘溪筹办中国美术学院，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院校体系的美术教育发展，对中国艺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1943年7月，徐悲鸿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的全体正副研究员赴青城山写生。在青城山小住一月有余的日子里，他创作了《国殇》《山鬼》《湘夫人》《云中君》《孔子讲学》等国画与《大银杏树》《青城山道中》等油画，并作《紫气东来》《奔马图》《如见道心》等画送给热情接待的青城山道士易心莹等人。

多年后，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回忆起这段在四川的时光，依旧满心怀念。2013年，她在追忆与徐悲鸿的“成都往事”时，曾表示：“当年我随悲鸿来到成都，他常和画家们一起去青城山写生创作，我便在成都准备考学。那些美丽的夜晚，那些温柔的时光，至今仍留在我心中，永远闪着亮光。和悲鸿在成都的日子，是我一生最幸福时光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还深深怀念着成都，怀念着青城山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



四川报业博物馆